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白生錦娘佳會

翌夕，生入候母。錦見尚有赧容。生坐片時，因母睡熟，生即告退。錦送至堂帷。見天色將昏，四旁杳無人跡，錦與生同入寢所。倉卒之間，不暇解衣，摟抱登床，相與歡會。女雖有微拒之態，怎奈生興發如狂。況其嬌羞無言。正是春風入神髓，裊裊妖嬈夜露滴。芳顏融融，懨懨罷戰，整容而起。錦娘不覺長吁，謂生曰：「妾之名節，盡為兄喪。不為柏舟之烈，甘赴桑間之期，良可丑也。君其憐之。但此身已屬之君，願生死不忘此誓。兄一戒漏泄，二戒棄捐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得此良晤，如獲球琳，持之終身，永為至寶。」生欲求終夜之會，錦以侍女頻來為辭。且曰：「再為兄圖之，必諧通宵約也。」因送生出，則明月在天矣。闔扉而入，靜想片時，方憶瓊姐、奇姐聞知，惶愧措身無地。自是，結納二妹，必欲同心。瓊姐長於詩章，錦娘精於刺繡。昔時針法稍秘，至是女工盡傳。奇姐茂年，天成聰穎，學錦刺繡，學瓊詩章，無不得其精妙。遂為莫逆之交。錦之侍女春英，瓊之侍女新珠，奇之侍女蘭香，向皆往來春閨，今皆以計脫去。此錦娘之奇策，實為生之深謀。自此母病既痊，生亦盛儀稱慶，仍厚賂童僕及諸比鄰，事不外揚，母無疑忌，因得鎮日來往，終夜與錦盡歡。然瓊、奇二姬，屬垣竊聽。雖其未湛春色，豈無盎然春情。中夜，瓊或長吁。錦知其情已動，暇間論及，錦桃之曰：「外間頗議白哥驕肆，自予視之亦然。」瓊姐曰：「豪門公子，年值青春，且風流人豪，文章魁首，將來非登金馬院，則步鳳凰池，無惑其驕人也。」錦知其有愛重之意，復曰：「白哥夜來有夢，與妹相會巫山。」瓊嘆曰：「我是女流，渠是男子，內言不出，況可同游。是何言也，不亦異乎？」錦撫掌而笑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是夕，錦與生密謀，作五言古詩一首曰：

綺閣見仙子，心心不忍忘。
東牆聽鶯語，一句一斷腸。
有意蟠芳草，多情傍綠楊。
何當垂青盼，解我重悲傷。

錦以詩置瓊繡冊，瓊見而哂之，謂奇姐曰：「錦姐弄瓊妹乎？書生放筆花也。我若不即裁答，笑我裙釵無能。」乃次韻曰：

遊春在昔日，春去情已忘。
解笑花無語，看花枉斷腸。
自飛風外燕，自舞隔江楊。
芳節憑勁草，誰憐游子傷。

瓊本與錦聯房，中間守隔障板，亦有門相達。但雖設常關耳。詩成，而生適來。因自板間傳遞。生見其詞，歎曰：「此瓊妙句也。世間有此女英乎？」乃援筆立答曰：

花貌已含笑，愛花情不忘。
黃金嫩顏色，一見斷人腸。
願結同心帶，相將舞綠楊。
相如奏神曲，千載共悲傷。

生亦於夜間傳遞。瓊見之，微笑曰：「白哥好逼人，吾今不復答矣。」

嗣後，生以入試屆期，不暇復入錦室。即日試畢，潛訪故人。錦既極歡，生亦盡樂。中夜謂錦曰：「細觀瓊姬，甚有美意。吾既得隴，又復望蜀何如？」錦曰：「君獲魚兔，頓忘筌蹄矣。」生誓曰：「異日果有此心，七孔皆流鮮血。」錦曰：「為君設策，事端可諧。」是夜，乘三更睡酣，潛開門，入瓊臥內。掀開帳衾，二姬睡熟。生按瓊，玉肌潤澤，香霧襲人，皓白映光，照床如晝。瓊側體向內而臥，生輕身斜傍相偎，惟恐睡醒，不敢輕犯。片晌，錦持被去，瓊陰知覺矣。錦笑謂生曰：「欲圖大事，膽無十分。然吾妹既醒，吾當往試。」錦至，而瓊已起，乃復巧說劣情，瓊正色曰：「既不能以禮自處，又不能以禮處人，吾若隱忍不言，豈是守節之女。若欲明之於父，又失姊妹之情。況吾等逃亂，所以全軀，豈宜以亂易亂。」遂明蠟炬，乃呼奇姐，則奇姐已驚汗浹背，蒙被而眠矣。聞呼，猶自戰驚。見火，瞿然狂起。瓊笑曰：「汝不被盜尚然，何況我親見賊乎？」二人共會，附耳細談。載笑載言，千嬌百態。生在門隙竊視，神思飄蕩。時錦娘頗有逸興，因與白生就枕。生慕瓊之雅趣，盡皆發洩於錦娘。搖曳歡謔多時，二女潛來窺視。少者猶或自禁，長者不能定情。是時，生慕瓊之意無窮，瓊思生之心不置。然瓊深自強制，不肯吐露真情。但每日常減餐，終夜多飲水。奇知其情，密以告錦，錦娘撫床謂曰：「爾之病根，吾所素稔，姊妹深愛，何必引嫌。況吾翁即若翁，白丈非爾丈乎？」瓊曰：「姊誤矣，豈謂是歟！」居一二日，生來，錦告以瓊病，生遂問安，奇姐避入帳後。錦拽生裙登床，笑謂生曰：「好好醫吾妹。」笑呼瓊曰：「好聽良醫。」錦因辭去，生留少坐。生問瓊病，因笑而不答。奇帳後呼曰：「好與四哥細言，莫使夜來發熱。」瓊笑曰：「有時亦熱到汝。」生以玉簪授瓊姐，瓊以金簪復白生。生執手固請其期，瓊以指書四月十日。

至期生至，又復不納。錦苦勸之。瓊厲聲曰：「爾等裝成圈套，絡我於中，吾不能從，有死而已。」生、錦聞言，含羞而退。奇姐笑曰：「姊食楊梅又怕齒酸，不食楊梅又須口渴；前日許人，今又退心。今番錦姐不管，白哥不來，牢抱衾枕，長害相思誰顧。」